

全民炼词

不知怎的,笔者从眼下的全民喜欢造词,忽然想到了1958年的全民炼钢,想当年此余风一直刮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笔者有幸亲历了此运动。当时作为小学生的笔者,在学校规定的每人必须上交学校5斤废铁的指引下,东拣西凑,无奈之下,把家中小碗橱上面的铁片都弄掉当成了废铁上交。童年时代的这种“豪举”,至今难以忘记。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们陆续经历了全民造神、全民练摊、全民经商、全民造星等全民化的一窝蜂的活动。这不,随着互联网、手机、短信息、出国热等新生事物的兴起,作为人们日常沟通的重要工具的语言,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连国内最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也一反以往多年来的“正襟危坐”,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已重新修订出版了无数次,直弄得读者今年刚买的词典,明年有可能就要换新的版本了。

的确,语言是个变化莫测的魔方。社会生活变化越是加快,语言的更新也越是加快。只要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新语言就会批量产生。不过,语言的发展既是继承、积累,又是一个沉淀、扬弃的过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民族语言会海纳百川,将那些真正代表社会发展方向、代表主流文化,具有一定的内涵的词汇流传下来。

想想看,“文革”的十年动乱时期造就了无以计数的革命词



汇,如“阶级斗争”、“大批判”、“贫下中农”、“三支两军”、“斗私批修”、“帝修反”等等,如今还有谁紧抱着不放,试图发扬光大呢?那些在当时很有威力的革命语言,除了语言学家作为历史研究以外,不会有其他的功效。

眼下,我们的母语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和冲击。主要以网络语、娱乐圈语、手机短信息语、流行歌曲语等由此衍生的词汇为主。如“偶”(我)、“酱紫”(这样子)、“9494”(就是就是)、“886”(再见)、“稀饭”(喜欢)、“超女”、“pk”等等。而喜欢上某个明星,会随即采用相关的特定词汇。如“玉米”,是指歌手李宇春的追星族,“盒饭”是指歌手何洁的歌迷。最近全国的传媒又争相爆炒一个说相声的青年演员郭德纲。据报道,他的拥护者叫“纲丝”。

如今,人们打开报刊、收看电视、收听广播、上网浏览,感受着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浪潮。汉语似乎到了“春秋战国”的时代了,岂止是百家争鸣,简直是全民造词了。全民在进行着一次语言智力、耐力的大比拼。而此中最积极的参与者倒是语言功底并不怎么丰厚的大中学生。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天生就无所畏惧,只管大胆地造词,哪管别人听不懂、看不懂,只管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由自在地使用。不过,只要在网上频繁地使用,说不定一不留神就“火”起来了。有人指出,这是“小我情结的宣泄”。

请看这句话“偶稀饭滴淫8素酱紫滴”,不明就里的人恐怕会以为是天外来客留言呢。其实是“我喜欢的人不是这样子的”。还有不少夹杂网语的话随处可见,如“你表(不要)在意,偶(我)们

年岁大了,要习惯小童鞋(同学)们的语言。”是啊,笔者手头正好有一篇网话连篇的长春市11岁小学生的“字母+数字+汉字”的大杂烩日记。日记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昨晚,我的GG(哥哥)带着他的恐龙(丑陋的)GF(女朋友)到我家来吃饭。在饭桌上,GG的GF一个劲儿地对我妈妈PMP(拍马屁),那酱紫(样子)真是好BT(变态),7456(气死我了),我只吃了几口饭,就跟他们886(拜拜了),到QQ上给我的MM(妹妹)打帖子(发信息)去了……”据了解,这种形式的日记在长春市中小学生中已是屡见不鲜,有时在考试作文中也会出现。

还是在长春。另据《中国青年报》消息,长春一市民因与上初二的儿子发生冲突,将家中刚装了半年的网线掐断。因为儿子觉得妈妈“既LT(老土),又DC(独裁)”。其实,还是因为母子二人的语言冲突。儿子张口闭口是“烘培鸡”、“偶稀饭”、“母代”这类让她一头雾水的词,都无法进行交流。

此外,像“砍”、“晕菜”、“板砖”等都是使用率极高的网语。在许多网语中,还夹杂着如图形符号(如:表示生气)、音译外来词(如“荡”download,是“下载”意)、缩略(如FM,指follow me,是“跟我来”意)、谐音(如“3KU”,是“谢谢”意)。这些用语本应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人群中使用,而今却频繁地出现在中学生作文中,不能不说是我们母语教育的缺陷和遗憾。据《羊城晚报》的一则消息说,如今在流行文化熏染下的青少年形成了“轻传统、重时尚”的语言特点,表现在网络语、影视语充斥在高考作文中。如“偶8素米女,偶属恐龙,介素虾米东东……”谁能说得清是什么意思吗?其



意思是“我不是美女,我是恐龙,这是什么东西”。去年高考全国卷语文一题要求写请柬。无数考生文不对题,写得不得体,写请柬如同写手机短信。如“xxx:16日是令尊70岁生日,犬子在此邀请你们过来吃饭……”像此请柬根本未搞清“令尊”、“犬子”之意。

对此,上海在全国率先制定了《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规定在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新闻报道中不得使用诸如“美眉”、“恐龙”、“粉丝”、“PK”等网络语言。笔者以为这对汉语的发展是十分有利。

有人曾把如今的语言混乱现象,比喻为“新词器时代”。笔者以为此比喻十分贴切生动。诚然语言需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不能建立在对母语的破坏和亵渎的基础之上。造词也好,创新也罢,都要有个度,要符合语言自身发展的规律。据说,有着1500年历史的英语词汇,到了2006年要达到100万个。其中2005年出现的新词共2000个,二成为中式英语。可见,古老的英语也在融合着其他民族的优秀语言,并为己所用。

全民炼词,说明了我们的时代正处在急剧变革和转型时期。语言本身也会大浪淘沙,涤荡污泥浊水。但是语言的空前混乱对社会风气的净化和未成年人教育都是十分不利的,而且还会对打造和谐社会带来不利的影晌。网络语、江湖语、俚语、娱乐圈语的泛滥,也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已进入了泛娱乐时代,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浮躁,语言也跟着浮躁。因此,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减少由全民炼词对母语的不利影响。

作于2006年3月16日